

与一只虫子对视

王天生

朋友喜欢背一架单反相机,拍虫子。朋友说,遇见一只小虫子,不知为什么,那虫子总是那样惶恐,与它目光相接时,它就惊慌失措,落荒而逃。

黄蜂、蜻蜓、豆娘、食蚜、洋辣子、纺织娘、蝥蛄、剑角蝗……这些昆虫的眼睛亮如宝石,斑斓剔透,真是奇妙。每每与它们对视,感觉清纯极了。

小虫子,不谙世事,眼神清澈,绝无浑浊。一个人,在夏天,与一只昆虫对视,内心会觉得轻盈满足。

蚊子,在帐子里飞来飞去。蚊子的嗡嗡声,在夏天听起来让人心烦。趁你疲劳来袭,似睡未睡时,它在耳边萦来绕去。这时候你不得不拖着疲惫沉重的身体,起床,开灯,眯

着惺忪的眼,寻找一只蚊子。

与蚊子对视,它细脚伶仃地攀在帐沿上。待伸出手掌去拍它时,它又从旁边溜掉了。被蚊子扰醒的人,又恼又急。可是有人看蚊子非但不恼不急,还看出情趣,这个人便是姑苏沈三白。他在《浮生六记》里津津乐道:“夏蚊成雷,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,心之所向,则或干或百,果然鹤也……又留蚊于素帐中,徐喷以烟,使之冲烟而飞鸣,作青白鹤观。”“把该死的蚊子,想像成“群鹤舞空”;把蚊群冲烟飞鸣,想象为“鹤唳云端”。

蝉,这小东西,眼珠鼓凸,羽翼透明。我在少年时,曾于家乡小城的西门外,骑墙捕蝉。那有一墓园,围墙边遍植垂柳,我手举一根细竹竿,仰脖朝天,与蝉对视。蝉贴在一棵歪脖子杨柳树上,纹丝不动。偶尔,顶风撒下一丈尿,弄得我一头雾水,灰头土脸。

那时候,捕一只蝉,我会端详它微若尘粒

的小眼睛,里面像有透明液体缓缓涌动。我想,蝉也在看我吧?

人在少年时,总会与几只虫子相遇。螳螂会随一阵栀子花风,吹落在你家阳台上。螳螂,目光如炬,浑身透绿,是一只较劲的小昆虫。小小身段,那么嫩,那么绿,透视出淡红色的筋络。刚出来没几天,它就学会“螳臂当车”,这大概是一出传统折子戏,在这个草木茂盛的季节上演。

天气炎热时,很容易捕到一只螳螂。少年戏螳螂,螳螂如临大敌,举起两道锯齿,逼向少年的手指。少年恶作剧,掰断它的双臂,那时候,螳螂绝望了,耷拉着脑袋,不知道它流泪,还是不流泪?

昆虫有昆虫的肢体语言。蚊子叮人,不分贫富贵贱。螳螂恃有利器,自不量力。

这个世界有很多昆虫,有些古虫已经消失。张岱在《夜航船》中记述,“南海有虫,无

骨,名曰‘泥’。在水中则活,失水则醉,如一堆泥。”这只叫“泥”的小昆虫,离开了水,散乱成泥。真的奇怪,一个人喝醉后,他怎么也会变成这只小虫子?这老头儿还煞有其事,说有一种叫鞠通的小虫能治病,“耳聋人置耳边,少顷,耳即明亮。喜食古墨”。由此看来,这个纷繁的世界,有奇怪的人,就有奇怪的小虫子。

农药年代,花间植物虫子少了。记得从前,我站在一棵老柳树下和人说话,头顶常砸下一只从天而降的吊吊虫。吊吊虫在吐丝,一端拴在柳树枝梢上,晃晃悠悠,忽上忽下,顽皮地跳蹦极。

一个人,空闲时,应该俯身看看昆虫。你看虫子时,虫子也在看你。你看虫子,很小、很小;虫子看你,却是一个很大、很大的庞然大物。虫子在想些什么?它们眼神清亮,没有功利,不卑也不傲。



幼鸟嬉戏

夏季,在平均海拔3500多米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尕海湿地,各种鸟儿翩跹飞翔,绘就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。图为斑头雁幼鸟在尕海湿地嬉戏。

新华社记者 陈斌摄

大暑时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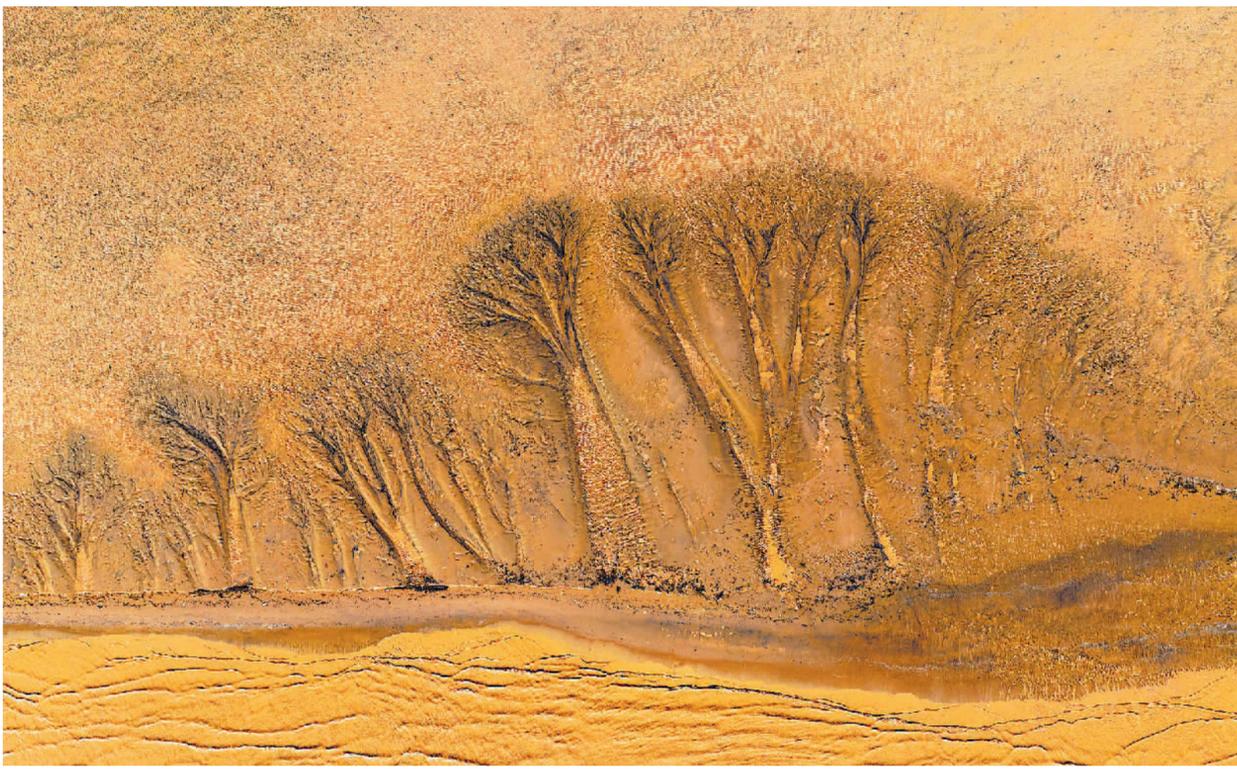
张勇

暑气翻过篱笆墙
乡村农事滚烫
汗滴成了庄稼的营养
蝉鸣弹奏农谚
稻田铺满金黄
玉米一层一层包裹
不断升温的情节
那些38度的故事
满田野疯长
开始演绎
果红瓜甜的欣喜
梅雨的意象
化成缕缕荷香
荡漾笑容的芬芳
晚归的老爹
握一把蒲扇
悄悄摇出
一个凉快的梦乡

河床「沙画」

近日,河南济源,随着小浪底调水调沙,黄河河床水位下降,黄河库区的河床现精美“沙画”,有的如起伏的山峦,有的如挺拔的大树,美不胜收。

李培斌 摄/人民图片



合欢花开

李小娟

终于盼到暑假来临,我带着满身疲惫,回到家乡。

正值盛夏,村后一片葱茏。昔日曾无数次走过的山间小路,已掩映在那望不到边的绿色海洋中。村口,几个老人正在遮阳棚下乘凉。远房的姑婆拉着我的手,热情邀坐。不忍辜负这质朴的热情,我欣然接受。又是两月未归,可叙话题不少。闲闲杂杂,家长里短,乡音悄然融化奔波的疲惫。我边和姑婆聊天,边细细打量生我养我的这个小山村。

村子的主干道几年前就已变成水泥路,每天都有人清洁打扫,灰白色的路面干干净净。曾带给村里人无数欢笑的柿子树几年前就退出话题中心,但树的主干依然还有几支绿叶在阳光下闪光。而且,这次我竟然在它的根旁发现了两棵两尺来高的树苗。

然而最让我震撼的,是路边正在盛开的一排合欢。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,合欢开得如雾如仙。满树的绿叶红花,翠碧摇曳,似含羞的少女绽开的红唇。我不由自主,走向前去。

合欢已有八九米高,树冠舒展茂盛,树枝姿态万千。如果说,合欢花美,形似绒球,清香袭人,那合欢叶就称得上一个“奇”字。葱碧的合欢叶,总是相伴而生,日落而合,日出而开。合欢是爱情的象征。

栽种合欢的地方,早些年其实是很多人家堆积柴草的污糟之地。那个时候,乡村到处泥泞,很少有人侍花弄草。到了近些年,大家的生活蒸蒸日上,居住环境大大改善,村里的很多地方才有了花木落户。

姑婆见我合欢入神,便欣然说起这合欢花开的诸多“花事”。她说,自从村里绿树成荫,花开醉人后,因琐事而起的争执竟少了。姑婆还说,都是应了这“合欢,阖家欢”的美意。

我很喜欢姑婆对“合欢”二字的理解。我的小山村,处处皆温情。现在,村里衣食不愁,住行方便,哪还需要斤斤计较,吵吵闹闹。抬眼细瞧枝上的合欢花,就像是一把把粉红的小折扇。一阵风过,丝丝缕缕的绒扇瞬间在枝头飞舞。红白相间的扇骨,轻盈曼妙,似淑女纤指,幽幽飘散着淡淡的香气。恍惚间,似乎还听到清脆的欢笑。

我的心,在故乡这一层绯红的烟霞的笼罩中,畅快地飞了起来。

孙现富

“您留的电话不对吧?是不是收件人写错了!怎么总是没人接!”电话那头,快递小哥很着急。我心头一颤,赶紧查看订单记录,果然留的是父亲的名字和电话。是啊,父亲走了快一年了,他哪里还能收到儿子的快递。

我有一个习惯,每到一个地方看到当地的特色小吃、稀罕水果,都会给父母快递一些。刚开始,父亲总是责怪我乱花钱,但后来次数多了,他就习惯了。有时他还把我寄的东西分享给邻居,其实主要是“显摆”。

在我心里,总是感觉父亲并没有走,好像他是出了远门,说不定在某一天的某个时段,他还会像往常一样,拿着马扎,摇着蒲扇,晃悠悠地走进家门。甚至见到我时还会说一句:“小来(昵称),你咋回来了!”直到这个猝不及防的电话,把我拉回到现实。那一刻,我才真正意识到,父亲真的走了,而且是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眼泪夺眶而出,父亲在世时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。

杨云

这是高考分数公布的日子。我从九点半心里就开始紧张,紧张感上身,像兵临城下,时间越近,越有一种窒息的压迫感。

十点五十,输入身份证号、准考证号、验证码,看到一个橘黄色的分数,老老实实地端坐在那,像个穿黄色衣服的小丑。我把眼睛闭上,喘了一口气再重新睁开,还是那个小丑。约莫十分钟,孩子在学校那边把分数截屏给我。十分钟里,我已经接受现实,并搭建了一个结实的堡垒,尽量不让那分数击痛孩子。我给他回了两个字:没事。又接着补了两个字:复读。

他说,我没事,俺们班好多选择复读的。我说不要有压力,他说没有压力。复读是他今年春节的时候就提过的事,这个分数其实早在预料之内,也就是说,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

我们像起伏之后又归于平静的海水,都

安躺了下去,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已经十一点半,超市渐渐没了人,中午都回家去了。喊着促销特价商品的喇叭,也已经改放轻柔的音乐。我四处张望了一下,白炽灯、射灯、货架、蔬菜、水果、冰柜……全都集体缄默,会发光的在发着光,不会发光的在反射着打在它们身上的光,都有光。

身后的风扇吹在身上,明显感觉比昨天要凉。实在是冷得多,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我要出去一趟,本来准备睡觉,因为每天起得早,一般中午不到十一点就开始困,硬熬到十一点半是必须要睡的,但今天不困,突然就想喝一碗牛肉汤了。

我们街上有一家“淮南牛肉汤”,店主是淮南的,说话口音都和这边不一样。从我初中的时候他们就开了店,味道超级好,平均一个月都要喝上两次,今天尤其想喝,饿得很。

走出超市,外面太阳太大了,风也大,白色塑料袋到处乱飞。它们原本是待在垃圾桶旁边的,现在都快糊到来往行人脸上了。云朵特别白,像棉花朵,这边一朵,那边一朵,离

天空远,离人间近。牛肉汤离超市隔了两条街,一路走着,一边被太阳晒着,后背暖暖的,很舒服,简直和冬天的太阳差不多舒服了。吃完汤面,孩子小姑电话打来了,问考得怎么样,我不想说,反问她家考得怎么样。听得出来,她心情非常糟糕,声音哑着,大约是哭过,她说离二本差了20分,没想到的事。孩子受不了,正嚎着呢,要死要活,一家子人都难得不行。

我想到她孩子1.9米高的个子,将近200斤的体重,在那哇哇哭,突然就觉得好笑了起来。再一想到我家的,两个难兄难弟,唉。我说你打算怎么办,她说死也不愿意复读,走大专。我说都随他们去吧。

是啊,我们都知道的,人生那么长,高考嘛,不过也就是一场考试而已。分数好与不好,都要接受。无论什么事,都正在发生,又正在过去。明天一到,今天的事就会变成昨天的事。

夜晚漆黑,天空零零洒洒,飘下雨星,似有若无,凉凉的,有点舒服,又不是那么舒服。

送不到的快递

我想起父亲的那双手,瘦得只剩下一层皮,如同干枯的榆树根,又像一幅抽象的画作,展现着岁月的痕迹和生命的色彩。他从14岁起就跟着大人一起挖河修大堤,在那个苦难的年代,缺衣少食,他就和大人一样在工地上吃树皮和草木灰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被招收当了工人。再后来,他用那双勤劳有力的手撑起了我们一家六口的生活。

我在家排行老小,父亲对我的疼爱偏多一些。记得17岁那年,我提出要去参军,父亲开始不同意,说我年龄小,又没有出过远门。见我决心已定,父亲点了头,也流下了眼泪。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哭。

我参军后,也成了父亲心中的牵挂。他经常给我写信,有时一个月好几封。父亲只

上过小学二年级,好多字都不会写,他就用拼音来代替。常常是,几页的信笺里有一半都是拼音。而每一次的内容也几乎都差不多,无非就是叮嘱我别怕吃苦,要好好工作,好好团结战友。后来,我提了干,当了军官,父亲来信的内容又多了一条:好好爱战士,别端官架子。再后来,我转业到了地方,也不再流行写信了,父亲就时时给我打个电话,说的也几乎差不多:一定要做好人!不是自己的,坚决不拿。多少年来,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这些话……

在快递小哥的提示下,我更改了收件人的名字和电话,但心中的伤痛却久久不能放下。不知道天堂的路上有没有快递?我真想把自己的思念和牵挂快递过去啊。

都不过是昨天的事

安静了下去,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已经十一点半,超市渐渐没了人,中午都回家去了。喊着促销特价商品的喇叭,也已经改放轻柔的音乐。我四处张望了一下,白炽灯、射灯、货架、蔬菜、水果、冰柜……全都集体缄默,会发光的在发着光,不会发光的在反射着打在它们身上的光,都有光。

身后的风扇吹在身上,明显感觉比昨天要凉。实在是冷得多,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我要出去一趟,本来准备睡觉,因为每天起得早,一般中午不到十一点就开始困,硬熬到十一点半是必须要睡的,但今天不困,突然就想喝一碗牛肉汤了。

我们街上有一家“淮南牛肉汤”,店主是淮南的,说话口音都和这边不一样。从我初中的时候他们就开了店,味道超级好,平均一个月都要喝上两次,今天尤其想喝,饿得很。

走出超市,外面太阳太大了,风也大,白色塑料袋到处乱飞。它们原本是待在垃圾桶旁边的,现在都快糊到来往行人脸上了。云朵特别白,像棉花朵,这边一朵,那边一朵,离

干饭啦啦鱼儿

张长水

我的家在北京西南,村庄坐落于丘陵盆地之间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乡亲们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

春天的早晨,东边刚刚泛起一点亮光,杆子上悬着的那口“钟”骤然敲响,男人们立刻披衣起身,带上农具,开始一天的忙碌。此刻,屋里的女人也不得闲,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很快冒出炊烟,阵阵清香透过门窗,弥散到大街小巷。不需多时,一顿普普通通、家家如此的早餐就做好了。一砂锅小米干饭,一瓦罐豆腐鱼片汤,一碟咸菜和几副碗筷,被放进提篮或筐篮,送到热火朝天的田间地坎上。

这顿早餐叫“干饭啦啦鱼儿”。干饭是小米捞饭,啦啦鱼儿即豆腐鱼片汤。那时候,农村生活清苦,小米、豆面较之于白薯、玉米,绝对算得上粗粮当中的细粮。我那时十岁左右,整天跟在妈妈身后,耳濡目染,对吃食的记忆刻骨铭心。

捞饭不同于焖饭,捞饭更需要把握火候。小米饭煮老了发糠,吃着没韧劲儿,火候不够又口感生涩,嚼起来像木渣,不香。农家人常年和小米打交道,都有这方面经验,米要煮得恰到好处,得看准时机快下笊篱,双手握住木柄上下颠簸,直到把多余的水分控出,折进一旁备好的砂锅,盖上锅盖,放在炉台上保温。

“啦啦鱼儿”不是鱼,是汤面。其主要原料,是以豇豆面为主的混合面。备一只碗和一双筷子,抓两把豆面放在碗里,兑上适量温水,将水和面粉搅拌均匀、浓稠适度。还是煮米的那口锅,米饭捞出后,米汤变成了浅黄色。将两只筷子并拢,挑起一注面糊悬在锅上,指尖不停地抖动,面糊“哩哩啦啦”坠入汤锅,米汤随即由浅黄色变为青灰色。再往灶膛里添一把火,汤锅沸腾起来,泛起一波一波欢快的“鱼儿”。这还不算完,再“捏”一撮细盐,择几样春季时蔬,把铁勺“蹲”在炉口上,再放一点油和花椒。“刺啦”一声,铁勺探进汤锅,油花翻滚,绿叶漂浮,“啦啦鱼儿”告成。

至于“干饭啦啦鱼儿”的吃法,各家不尽相同。有的人喜欢就着咸菜吃干饭,吃完饭再大口喝汤。但大多数人还是把汤面浇在米饭上,汤汁浸进米里,“鱼儿”浮在表面,豆腥味儿和小米混合在一起,倍儿香!

家园的四周尽是梯田,层层叠叠,最适宜五谷生长。从春播到秋收,谷物和豆类一起下种,一起上场,又一同摆上农家餐桌。我不知这道早餐应不应该算作美味佳肴,也许当年只为果腹。直到有一天它走出农家,出现在城市里的餐桌上,才又重新唤回我的记忆。可是不知怎的,在外边吃过几次,却总觉得不够滋味。小时候妈妈常说,“饿了吃糠甜如蜜,饱了吃蜜都不甜”。现代人早已不再为吃糠担忧,也许是条件好了的缘故吧?

有一年春天,年迈的妈妈唤我回老家,执意再为我做一次早饭。我兴冲冲赶回老宅,小米、豆面已摆在案上。妈妈颤抖着双手,淘米、煮饭、绞面、“啦啦鱼儿”。我还像小时候那样,虔诚地站在她身边,仔细观瞧,不想错过其中每一个细节。妈妈说,做“干饭啦啦鱼儿”得用本地粮食,沙土地种出的谷子、豆子,用碾子轧成的米面,做成的“嚼谷”才有香味。

妈妈递给我一个箩筐,让我去门口捋几把榆钱。老宅的墙根下长着一株榆树,如今它已经有碗口那么粗,垂下的枝条疙疙瘩瘩,长满了嫩绿的榆钱。我还像小时候那样上墙,捋几把榆钱快速返回。榆钱洗净入锅,嫩绿鲜亮,铁勺里的花椒油也刚好冒起了青烟,还是“刺啦”的那一声,一股清香瞬间溢出,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